

# 藝術史研究

THE STUDY OF ART HISTORY

1

中山大學出版社

# 藝術史研究

THE STUDY OF ART HISTORY



中山大學藝術學研究中心編



中山大學出版社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藝術史研究(第一輯)/中山大學藝術學研究中心編.—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9  
ISBN 7-306-01586-9

- I. 藝…
- II. 中…
- III. 藝術史—研究
- IV. J110.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1999)第 40866 號

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地址:廣州市新港西路 135 號 郵編:510275 電話:020-84111998、84037215)

廣東省新華書店經銷

廣東省中山市新華印刷廠印刷

(地址:中山市火炬開發區逸僊路 郵編:528437 電話:0760-5318223、5318322)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29.625 印張 550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2000 冊 定價:80.00 元

如發現因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承印廠聯繫調換

《藝術史研究》編輯部

項目策劃：朱朝新

本期主編：邵 宏

責任編輯：裴大泉

編輯部成員：朱朝新 邵 宏 向 群 裴大泉

劉景聯 楊小彥 李清泉

本書承蒙香港梁潔華藝術基金會創辦人  
梁潔華教授慷慨資助，謹此致謝。

編輯部

# 藝術史研究的意義

## ——代發刊辭

自有人類以來，我們就有一部以今天所理解的“藝術”來記錄的歷史。這部歷史遠比用文字記錄的歷史源遠流長，正所謂“千載寂寥，披圖可鑒”。然而，長期以來，以“藝術”的方式所記錄的歷史沒有像以文字的方式所記錄的歷史那樣位居六籍，卻常處於雕蟲篆刻壯夫不為的境地。更由於大量的文獻與對文獻的研究在相當程度上掩蓋了對“藝術品”與“藝術”的理解和認識，以致我們常常對過去除了文字以外的各種存在缺乏常識性的認識。我們不能或不能很好地“讀”懂那些留傳下來的歷史珍品，更難依此還原創造了這些珍品的文化情境。結果是，人類對自己歷史記錄的研究忽略了十分重要的圖像方式，因為過於依賴文字的方式，這使得我們對文明的記憶總是殘缺不全……

無疑，以“藝術”的方式來把握世界一直是人類文明的重要命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晉陸機纔有“丹青之興，比《雅》、《頌》之述作，美大業之馨香”的千古宏論。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西方於 1813 年在德國哥廷根大學首設藝術史教授職位，從而使藝術的歷史進入了學術界的研究視野。在當今世界幾乎所有重要的綜合性大學裏，藝術史均是為學術贏得盛名的顯要專業之一，這顯然說明了藝術史研究所具有的人文價值。有鑒於此，中山大學顧問教授梁潔華女士慨然資助創辦《藝術史研究》。梁教授的這一善舉，對於藝術史在中國全面進入綜合性大學的學術序列，無疑有著導夫先路的重要作用。

緣此，本刊提倡在跨學科的基礎上研究藝術史。本刊與所有同道者有約：我們需要論證翔實，言之有據，行文樸素，課題新穎的論文；要求所有文章應有規範的引文、注釋和書目；外文來稿以原文刊出。

本刊編輯部

## 目 錄

南梁與北齊造像的成就與影響 .....	金維諾 (1)
The European Appreciation of Far East Art: An Outline of Its History ..... (英) E. H. Gombrich (13)	
附：按語 .....	范景中
中國美學美術史年表 .....	馬采 陳雲 (39)
附：尋訪馬采 .....	邵 宏 楊小彥
漢地早期佛像與胡人流寓地 .....	羅世平 (79)
論河南漢代西王母圖像 .....	李 淞 (103)
漢代藝術中的胡人圖像 .....	鄭 岩 (133)
北齊安陽石棺牀畫像石與粟特人美術 .....	姜伯勤 (151)
佛教美術區域研究之回顧與省思 .....	(臺灣) 李玉珉 (187)
北朝石刻中的天宮問題 .....	張 總 (205)
對北朝時期山東地區佛教造像的初步認識 .....	李清泉 (231)
武則天時期的密教造像 .....	王惠民 (251)
五色稽古 .....	李永林 (267)
從考古發現看中國古代的屏風畫 .....	李 力 (277)
The Taming of The Shrew: Mourning, Moderation and the Seventh-century Calligraphic Gentrification ...	Eugene Y. Wang (295)

從“氣韻”的生成檢討畫論與文論的關係 .....	邵 宏 (339)
唐代銀高足杯及其狩獵圖 .....	齊東方 (353)
榆林窟第三窟山水畫初探 .....	趙聲良 (363)
20世紀中國美術史的困惑 .....	潘耀昌 (381)

### 藝術與政治二位一體的價值模式

——二高研究中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	李偉銘 (391)
《盧子樞畫集》序 .....	王貴忱 (445)
幽寂的情懷	
——天然和尚和海雲書派 .....	朱萬章 (453)



## CONTENTS

The Achievement in Buddhist Sculpturing and Its Impact in the Southern Liang and Northern Qi Dynasties .....	Jin Weinuo ( 1 )
The European Appreciation of Far East Art: An Outline of Its History (Introduction by Fan Jingzhong) ...	E. H. Gombrich (13)
A Chronicle of Chinese Art History .....	Ma Cai&Chen Yun (39)
Early Buddhist Statues in Han Inhabited Areas and the Nomadic Sites of Hu Ren .....	Luo Shiping (79)
On The Xi Wang Mu Images in Henan Province in the Han Dynasty .....	Li Song (103)
The Hu Ren Figures in the Han Dynasty Pictorial Art .....	Zheng Yan (133)
Stone Illustrations from an Anyang Mortuary Bed of Northern Qi and the Sogdian Art .....	Jiang Boqin (151)
A Review of the Regional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t Art .....	Yu-min Lee (187)
A Study of the Sculptural Works with the Inscription of Tian Gong (Heavenly Palace) .....	Zhang Zong (205)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Buddhist Statue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in Shandong Province .....	Li Qingquan (231)
Tantrist Statues in the Wu Zetian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	Wang Huimin (251)
An Inquirey into the Origins of the Five Colors .....	Li Yonglin (267)
A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Screen Paintings Based on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	Li Li (277)

- The Taming of The Shrew: Mourning, Moderation,  
and the Seventh-century Calligraphic Gentrification ..... Eugene Y. Wang (295)
- “Ch’i-yun”: A key Concept Shared by Literature and Art ..... Shao Hong (339)
- Tang Silver Goblets and Their Illustrations about Hunting ..... Qi Dongfang (353)
- The Song Dynasty Influence on the Landscape Paintings  
of No. 3 Yulin Grotto ..... Zhao Shengliang (363)
- Dilemma of the History of 20<sup>th</sup> Century Chinese Art ..... Pan Yaochang (381)
- Art and Politics: A Two-in-one Value Model ..... Li Weiming (391)
- Foreword to *A Collection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s by Lu Zishu* ..... Wang Guichen (445)
- A Serene Mind: Tian Ran the Monk  
and the Hai Yun School of Calligraphy ..... Zhu Wangzhang (453)

## 南梁與北齊造像的成就與影響

金維諾

唐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說：“漢明帝夢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長丈六，黃金色。帝乃使蔡愔取天竺國優填王畫釋迦倚像，命工人圖於南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以形制古樸，未足瞻敬，阿育王像至今亦有存者可見矣。後晉明帝、衛協皆善畫像，未盡其妙。洎戴氏父子皆善丹青，又崇釋氏，範金賦彩，動有楷模，至如安道潛思於帳內，仲若懸知其臂胛，何天機神巧也。其後，北齊曹仲達、梁朝張僧繇、唐朝吳道玄、周昉，各有損益，聖賢盼蠻，有足動人；瓔珞天衣，創意各異。至今刻畫之家，列其模範，曰曹、曰張、曰吳、曰周，斯萬古不易矣。”<sup>[1]</sup>唐張懷瓘也談到：“顧、陸及張僧繇評者各重其一，皆為當矣。陸公參靈酌妙，動與神會，筆跡勁利如錐刀焉。秀骨清像，似覺生動，令人慄慄若對神明，雖妙極像中，而思不融乎墨外。夫像人風骨，張亞於顧、陸也。張得其肉，陸得其骨，顧得其神，神妙亡方，以顧為最。比之書，則顧、陸、鍾、張也。僧繇，逸少也。俱為古今獨絕，豈可以品第拘。”<sup>[2]</sup>這兩則記載對於我們了解中國佛教雕塑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從而可知戴逵（安道）、戴顓（仲若）父子，開創了中國佛教雕塑民族化的道路，在陸探微的秀骨清像之後，又有張僧繇、曹仲達、吳道子、周昉四家形成楷模，長期影響到佛教造像的塑造。但是由於南朝佛教造像遺存較少，過去祇能在南朝的金銅造像以及北朝龍門等地石窟造像得知戴氏造像和秀骨清像的音息。對唐代吳道子和周昉也可從同時的遺物瞭解其楷模。但對張僧繇的“張家樣”以及曹仲達的“曹家樣”的內涵究竟如何，一直是個謎。近年成都南朝石造像的發現和青州佛教造像的大量出土，為之提供了理解的綫索。

成都萬佛寺曾先後出土南朝造像。清光緒八年（1882）首次有百餘件造像出土。其中元嘉二年（425）碑刻佛經故事畫浮雕，為出土中年代最早最精美的一件，對於瞭解南朝

經變的發展以及山水畫的成就有一定價值；四川省博物館藏茂縣出土齊永明元年（483）石造像，一面為佛結跏趺坐像，佛高肉髻，作說法印。寬博大衣，胸垂內衣結帶，腹間衣紋中垂，衣裾滿遮臺座。另一面為佛立像，由於限於石料，下部衣紋未雕，衣著手印同前，雙足踏圓臺。此像一面為彌勒佛，一面為無量壽佛。從形象塑造和服飾考察，是佛像在民族化過程中具有代表性的典範作品<sup>[3]</sup>。

1995年5月，在成都市西安中路出土了一批南朝佛教造像，保存較完整的有8尊，其中5尊有銘，4尊有明確紀年<sup>[4]</sup>。永明八年銘造像下面主像為彌勒佛，結跏趺坐於束腰方形臺座上，內著僧祇支，外著雙領下垂式袈裟，衣裾垂懸於座沿，手作施無畏印、與願印；頭為低肉髻，臉形長圓，高鼻大嘴，眉眼含笑；項光為蓮花形。此像與永明元年銘彌勒佛像造型大體相同，代表這一時期所流行的彌勒佛樣式。彌勒佛著袈裟。有肉髻且左右有脅侍的造型在我國早期彌勒造像中極罕見，衣飾已漢化，雕刻技法日臻成熟，造型、神態有民族化趨向。主像背面為彌勒菩薩交腳坐於屋形龕中，左右各立一脅侍菩薩，交腳彌勒與北方同期彌勒造像形制大體相同。

西安中路出土阿育王佛像，佛立於複瓣蓮花臺座，身體略前傾。螺狀肉髻，頭後有項光，著雙領下垂式袈裟，袈裟較短僅及膝部，衣紋細密。臉上兩撇鬚鬚使整個形象較特別。類似的阿育王佛立像在萬佛寺出土造像中也有多尊，反映當時這種保持較多外來典範的立像仍為供奉的主導樣式之一。

梁天監三年（504）造像正面為一佛二菩薩，背面為五供養人，另一造像正面為三佛，背面為維摩詰經變淺浮雕。這幾尊造像均是褒衣博帶，主像雙領下垂式袈裟在胸前呈弧形紋，菩薩披巾交叉腹前，臉部清秀端莊。背面的淺雕和綫刻的人物與當時南方繪畫作品的風格一致，都是寬袖長裙，身材瘦長，與成都萬佛寺出土的同期造像相近。從這些造像仍可看到宋齊間流行藝術家陸探微所創造的秀骨清像的影響。

四川省博物館梁普通四年（523）康勝造釋迦像，主尊釋迦佛立雙瓣蓮臺上，頭光作蓮瓣形，褒衣博帶；兩側四菩薩，其後為四弟子。龕前兩側為二力士，左托塔赤足，右持杵著靴，下有地神負蓮座。像座的正面為六伎樂天。背光後部浮雕佛傳故事。雕刻精細，形象較豐滿。

西安中路出土梁中大通二年（530）釋迦牟尼像，左右為二弟子、二菩薩、二力士，主像蓮臺有一力士、二獅子，佛的背光上有飛天，背面為佛傳故事。

四川省博物館藏梁中大通五年（533）釋迦立像龕，佛赤足立於蓮臺，頭殘，左右為



圖1 梁中大通五年釋迦造像龕



圖2 中大通五年造像龕局部

四菩薩、四弟子。蓮臺兩側各一獅，獅旁各有小人，外側菩薩前各一力士立於像上，龕底部一列供養人。背光殘缺，背面浮雕佛傳故事。下刻造像銘，銘兩側刻力士。石雕形貌衣飾嚴謹，雕刻精緻（圖1、圖2）。大同三年（537）佛立像，頭殘，褒衣博帶，胸前內衣結帶長而下垂，肩部衣紋向兩側展開，褶疊整齊，衣袖飄垂。中大同三年（548）觀音立像龕，觀音戴寶冠，面相娟麗，聯珠紋項光，赤足立於方座。兩旁二菩薩二弟子，前為二力士和二獅子，座前有伎樂八人，形象各具不同氣質。另有梁釋迦立像龕，面相豐頤，結跏趺坐，作施無畏印、與願印。兩側二弟子、二菩薩、二力士。座前有二供養人，座側二獅子。佛頭光作二同心圓，上為七佛，外側背光刻十二伎樂（圖3、圖4）。

西安中路出土梁大同十一年（545）釋迦多寶並坐像，有脅侍菩薩弟子等，背面為經變故事。另外，上海博物館藏中大同元年（546）慧影造釋迦如來像（清同治年間江蘇吳縣出土），釋迦半跏趺坐，螺髮，面相方正，眼下視，寬袍大袖，衣裾垂臺座。兩邊立侍菩薩，臺座前一對獅子，中博山爐，舟形背光，背光陰綫刻釋迦如來初轉法輪，上面刻端坐佛像，左右作聽法眾，餘刻波浪紋。又中大通元年（529）僧治行等造像，佛立於蓮臺，後四小像<sup>[5]</sup>。



圖3 梁中大同三年觀音主像龕



圖4 梁中大同三年觀音主像龕局部

通過以上遺物，可以看出梁代造像在宋齊基礎上隨時代發展有所變革，南朝宋陸探微所創造的秀骨清像，曾風行一時，並且影響到北魏中晚期的造像；而到梁代卻出現了與之不同的新風格。除較多保持外來特色的阿育王像，佛與菩薩面頰較豐，這和文獻記載中所說到的宋陸探微為代表的南朝前期造像顯然不同。張懷瓘所說陸探微“令人慄慄若對神明”的秀骨清像，在南齊以及北魏晚期造像中還能體會到其深刻影響，但在梁代造像中所見到的面相豐頤，嘴角含笑，清俊瀟灑的形象，卻大異其趣，這說明當時南朝藝術的審美情趣已有很大的變化。這些梁代造像一般雕刻均精細，形象較豐滿，身軀圓渾，肌理的表現更加成熟。當然，這種造像的寫實風格所以取得成功。不祇是由於形象豐滿，更為重要的是通過佛像的外形，體現了內在的氣質。形象豐腴為其表，而氣質端嚴為其質。正像前期陸探微的“秀骨清像”，不祇是指其形象清瘦，而是贊其形神高潔一樣，可以從中看到南朝造像時代風貌的變革及其藝術水平。

梁代美術在宋、齊基礎上，不斷隨著交流和時代意趣的追求，造型上所出現的這種變革，正和文獻記載所稱張僧繇在佛教造像上所形成的“張家樣”是相符的。張家樣被視為一代典範，但是以前由於遺作無存，一直對張家樣的理解祇限於“像人之美，張得其肉”（唐張懷瓘《畫斷》），“畫女像面短而艷”（宋米芾《畫史》）的辭句上，由於有了梁代佛教

造像的實物，則對張家樣的內涵能進一步有所體會。梁代作品一方面呈現了當時佛教造像的特點，而梁張僧繇在佛教造像上所形成的“張家樣”，也能從之獲得具體印象。

張僧繇和他的兒子善果、儒童都以佛畫知名。梁武帝崇飾佛寺，多命僧繇畫之。關於張僧繇，唐李嗣真對他有很高的評價：“顧、陸已往，鬱為冠冕，盛稱後葉，獨有僧繇。今之學者望其塵躅，如周、孔焉，何寺塔之云乎。且顧、陸人物衣冠信稱絕作，未睹其餘；至於張公，骨氣奇偉，師模宏遠，豈唯六法精備，實亦萬類皆妙，千變萬化，詭狀殊形，經諸目，運諸掌，得之心，應之手。意者天降聖人，為後生則，何以製作之妙擬於陰陽者乎。請與顧、陸同居上品。”<sup>[6]</sup>張懷瓘也稱：“張公思若湧泉。取資天造，筆纔一二，而像已應焉。周材取之，今古獨立。像人之妙，張得其肉，陸得其骨，顧得其神。”<sup>[7]</sup>張僧繇被視為與顧愷之、陸探微一樣絕出的藝術家，而他除人物畫以外，更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並有傑出的天賦，認為他能“經諸目，運諸掌，得之心，應之手”。所以創作的作品萬類皆妙，六法精備。特別是“善圖寺壁，超越群公”。

成都出土的梁代龕像或為 7 尊、或為 9 尊、或為 11 尊，從這些作品豐潤的造型不難想見張家樣骨氣奇偉的藝術特色。圖像結構複雜，組合生動而嚴謹，正顯示了張僧繇在佛教造像上“千變萬化，詭狀殊形”，“豈唯六法精備，實亦萬類皆妙”。從文獻和實物上都可看出六朝時期江南造像自成體系，同時以之與北朝造像比較，更可看出相互交流之跡。對於探討北魏以後在造像上的變革以及與南朝藝術的聯繫，提供了形象資料。

至於北齊曹仲達所創造的曹家樣，也由於近年北齊實物的大量出土，使我們得到進一步理解。

山東青州市古城西門龍興寺遺址，曾多次發現北朝時期的貼金繪彩石造像，有造像碑、單體佛、菩薩造像、供養人像<sup>[8]</sup>。造像碑高的達 320 厘米，小的僅 50 厘米左右。有的雕有一佛、二菩薩、二弟子，有的雕出三尊，有的僅為單尊。大的高近 200 厘米，小的僅 20 厘米。其中以北魏、北齊時期造像數量最多，形體最大。造像大部保留着彩繪和貼金。部分造像的軀體或衣飾上還有用各種顏色繪製的人物故事畫。臺北故宮博物院等處 1997 年也舉辦了雕塑特展，展出北朝青州石造像數十件，有的貼金繪彩保存頗好，顯係近年出土流失的文物，均是罕見精品。

另外在博興縣張官村龍華寺舊址出土石刻 72 件，包括造像碑、造像、佛頭、佛座等，紀年像有東魏 2 件，北齊 7 件<sup>[9]</sup>。造像題材有佛、菩薩、一佛二菩薩、彌勒佛、太子像、盧舍那佛等。單體佛、菩薩多為立像，佛作高肉髻或螺髻，細眉長眼，薄唇短頸，身體平

直。著通肩衣，袒右或褒衣博帶，衣紋疏朗而流暢。手作施無畏、與願印。白玉石像上原飾金，多已脫落，青石像施彩繪。菩薩像戴三花冠或化佛冠（觀世音菩薩）。寶繪垂肩，胸飾項圈與懸鈴，瓔珞交叉於腹部，中間穿壁，帔帛自兩肩垂於體側。部分菩薩為模印白瓷素燒作品。一白瓷菩薩裸上身，斜披絡腋，下著長裙，裙帶交結後下垂，雙手於胸前持寶珠。有背光，雙腿下垂倚坐於束腰階梯形方座上。

青州龍興寺遺址出土一北齊佛像殘高 150 厘米、像高 118 厘米，造像內著僧祇支，外穿袈裟，袈裟無衣紋綫條，僅用身體軀幹體現其身材。佛像頭、左手殘，跣足立於蓮芯上，蓮芯下有長 32 厘米、徑 12—14 厘米的樺。袈裟用紅、藍、綠、赭石、黃、黑色彩繪出各種方格圖案，大框用朱砂繪出，然後在方格邊框等處繪製出衆多的人物。本尊黑色螺形矮髻，面部膚色，上用赭石色繪出眉、眼、鼻、嘴，唇塗紅，大紅左衽袈裟，結跏趺坐於仰蓮基座上，蓮瓣黃色，基座底部綠色，下有基樺，脅侍黑髮，赭石色衫裙，面側向本尊。此件石造像上用彩色繪製出人物，十分精細。

龍興寺遺址出土另一北齊佛像殘高 113 厘米、像高 98 厘米，頭光直徑 43 厘米。造像螺形矮髻，雙耳垂，左手、腳殘。面相較豐滿，淺綫刻出彎眉，眼微閉，高鼻小嘴，唇綫清晰。身穿通肩袈裟，袈裟上刻出多道淺垂綫。右手自然下垂，握住袈裟一角。圖形頭光



圖 5 北齊佛像

分成三層，內層為雙層蓮瓣裝飾，中層為四重光環紋飾；外層陰刻出寶相花圖案，上面浮雕出七尊化佛，均矮螺髻，面相豐滿，淺刻五官，著通肩袈裟，結跏趺坐於蓮花基座上，袈裟緊貼身體，顯露出健壯而富活力的肢體（圖 5）。

龍興寺遺址出土的一北齊佛像殘高 148 厘米、像高 125 厘米。下有高 23 厘米、徑 9—12 厘米的蓮芯和樺。佛螺形矮髻，面相較豐滿，長眉高鼻，大眼微閉，唇綫清晰，嘴角下凹。內著僧祇支，外披通肩袈裟，袈裟刻出凸起的垂紋。左手施與願印，跣足立於蓮芯上，蓮花基座已佚。造像面部、手、足貼金，框格佈局整齊，彩繪不受垂綫紋局限，藍色邊框，袈裟下部為藍色袈裟邊，僧祇支亦為藍色，朱紅邊框。雕造刀法自然，形象生動，色彩保留基本完整。

另一北齊彩繪觀世音菩薩像，通高 136 厘米。菩薩頭戴透雕花冠，冠上化佛手握佛珠向兩側延伸，與冠上寶相花形



成冠飾。菩薩彎眉高鼻，大眼低垂，雙耳垂肩，面孔清秀，神態端嚴。冠兩側有較窄的冠帶沿臂側下垂至肘下。頸佩聯珠狀圓形項圈，內著對襟上衣，外披帔帛，帔帛上托精美的瓔珞。下著貼體長裙，正中有較寬的裙帶垂至腳下，裙帶上有浮雕的佛像、寶相花、忍冬花、瑞獸等圖案。菩薩跣足立於蓮蕾上，造像上殘留有朱砂、石綠的彩繪。另一北齊彩繪菩薩立像高 100 厘米，頭戴鏤雕花冠，冠繪垂至耳旁，額前梳五個圓形髮飾，黑髮順肩下垂，分三層卷曲於臂側。雙眼微閉，高鼻，嘴角含笑，頸佩寶相花項圈，帔帛順肩垂下，瓔珞在腹前連璧下垂至腿間。下穿長裙，正中一窄裙帶上飾聯珠和蝴蝶結。瓔珞貼金，帔帛、裙帶飾紅、綠色。

另一北齊思惟菩薩像通高 86 厘米，菩薩頭戴花蔓高冠，面相清秀，眼微閉，右手殘指留於右下腮；唇塗紅色，上唇用單綫勾繪八字鬚鬚；長髮從雙肩垂下用圓形髮卡束住；帔帛從後頸部披至雙肩；圓形項圈，上身袒露，下穿長裙，裙帶下垂，腰左、右側繪圓璧和香囊佩飾，長裙下擺重疊；半結迦坐於束腰基座上，基座下半部刻飛龍及蓮蕊，左腳踏於基座之上。造像用紅、綠、赭石、黑色彩繪和黃金裝飾，彩繪保存完整。左右臂殘。

南北朝時期青州地區出土的佛教石造像，另外重要的一批發現於諸城市，1988—1990 年諸城發現一處古代佛寺廢址，出土的石造像殘體超過 300 件。這些造像的時代可分成四期：第一期為北魏晚期（正光至普泰前後，即 520—533 年前後）；第二期為東魏時期（534—550）；第三期主要為北齊前期（約始於天保年間，即 550 年以後）；第四期為北齊後期至北周初（約在 572 年前後）。第一期佛像除少數著通肩大衣，一般為北魏中晚期以來常見的褒衣博帶服飾，右側領襟甩搭左肘，衣裙下擺作密褶外展。第二期少數著褒衣博帶式佛衣，多穿圓領下垂右領襟敷搭左肩佛衣，上身不刻衣紋，腹下衣紋皆偏右下垂，下擺外展。菩薩寬帔帛沿胸側下垂，在腹下交叉或穿環，裙多密褶。第三期普遍流行圓領下垂右領襟敷搭左肩佛衣，腹下衣紋皆居中下垂。坐佛裙裾垂座前。菩薩帔帛變窄，沿體側下垂，有的飾穗狀瓔珞，有的佩複雜的項飾。這時衣著趨向單薄貼體下垂，多施彩繪。這與北齊時北方地區造像流行的敷搭雙肩的下垂式佛衣有了明顯差異。第四期更多見內著幾層佛衣，衣領、衣帶裝飾多樣化，衣帶繫出花結再垂胸前，同時衣紋多不刻劃，而通體施彩繪。菩薩佩飾項圈串珠和瓔珞結合的複雜項飾，全身披網狀瓔珞，筆麗豐潤<sup>107</sup>。此外，除上述幾處佛寺遺址發現的佛教造像外，還有一些佛教造像出土，如 1979—1981 年在青州市城東興國寺故址集殘石造像近 40 件，主要是北朝遺物；1978 年諸城林家村鎮青雲村發現窖藏銅造像 5 件。在廣饒、高青和更北的無棣，也有北朝造像被發現。粗略估計，這